

# 漢譯佛典《大般涅槃經》敘事研究

邱琬淳

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

本文以漢譯大、小乘《涅槃經》為研究物件，借鑒文學研究中的敘事學理論與互文性理論，分析比較大、小乘《涅槃經》的敘事特色與思想主題，尋繹兩類經典間的互文性軌跡。第二章以《遊行經》作為小乘涅槃經的代表，借用米克·巴爾的所區分兩種敘事空間來論述《遊行經》空間敘事的思想主題。第三、四、五章在探討大乘涅槃經敘事特色的同時，透過互文性視角說明兩類《涅槃經》的同與異、承繼與發展，揭示文本之間的異質性與對話性。進而論析大乘《涅槃經》如何鑄鑄、增刪小乘《涅槃經》的敘事元素，建構佛陀「色身示現」的理論，將佛陀入般涅槃的歷史事件改寫成符合「如來常住，實不入滅」大乘涅槃新義的敘事。

《遊行經》現存最早完整記載佛陀般涅槃的小乘涅槃經。相較於時間、人物等敘事元素，空間敘事可以說是《遊行經》最突出的敘事元素，本文第二章藉由敘事學的空間觀，探討《遊行經》空間描述的語義內涵。就經文中的結構空間而言，《遊行經》不僅以空間串連敘事時間，展現時間空間化的敘述模式，敘述者更進一步運用結構空間的轉化來推進敘事進程，佛般入涅槃的故事主線，正是敘事空間在富/貧、群/獨的關鍵性變化中發展。另一方面，從事件地點和人物屬性的敘事關係，可以看到《遊行經》的結構空間隱含著宗教社會的空間秩序。

就經文中的主題化空間而言，佛般入涅槃的拘尸城和舉行葬儀的天冠寺，在《遊行經》中被突

顯出來成為描述物件的「主題化空間」。故事書寫佛陀過去生於此為轉輪聖王、現在世于此入於涅槃、未來此處將成為佛教聖地，此三世生命在同一空間的交會，使作為佛陀涅槃處的拘尸城由凡俗空間聖化為佛教聖地。其次，佛陀葬儀過程中舉床不動、佛現雙足、棺木自燃等事件，建構天冠寺人天交往、異質同存的主題化空間。

從第二章的研究可以看到空間書寫是小乘《涅槃經》最大的敘事特色，《遊行經》不以「涅槃」而以「遊行」為名，將「涅槃」視為「遊行」的過程，象徵著「涅槃」（死亡）是佛陀一生遊行教化的終點站。此亦隱喻著佛陀的「遊行」不僅是王舍城、毘舍離、竹林叢等結構性空間連綴出的遊化足跡，也包含佛陀從過去、現在、到未來於三世時間中的輪回行旅，更隱喻佛陀的教化遍行三界空間的有情眾生，小乘《涅槃經》藉此建構出佛陀超凡入聖的「遊行」圖貌。

大乘《涅槃經》同樣以佛陀般入涅槃為故事框架，複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，挪用小乘涅槃經的敘事元素，進而改寫人物行動、故事情節，將小乘《涅槃經》中凡壽入滅的現實佛，改造成大乘《涅槃經》中常住不變的理想佛。第三章以大乘《涅槃經》卷一〈序品〉為範圍，分析敘述者如何以渲染鋪張的涅槃場景取代小乘《涅槃經》中眾人舉哀的悲傷氛圍。有別於小乘《涅槃經》自故事情節著手，將佛陀涅槃塑造為種種因緣下不得不的選擇。大乘《涅槃經》則是佛陀展顯神力，

分別以放大光明、變林為白、改穢收光三次異象，廣召三界眾生，大肆渲染如來今日將入涅槃的徵兆。於是三界眾生紛紛趕至拘尸城請佛住世，敘述者藉由述寫涅槃眾類別之廣與數量之多，重新建構佛入涅槃敘事的空間場域。而〈序品〉中介紹涅槃會眾的敘述者聲音，預示了全經的故事基調與主題思想，點明大乘菩提道才是佛弟子修學的最終歸依。至於小乘《涅槃經》阿難未能請佛住世的憾恨，在大乘《涅槃經》成為故事中反復渲染的主旋律，每一組登場人物皆有請佛住世的橋段。又小乘《涅槃經》中佛陀盡可能接受眾人佈施供養，於大乘《涅槃經》中佛陀卻一一婉拒十方眾生的供養，突顯佛陀臨涅槃前的最後供養之難得，讓佛陀受供一事成為大乘《涅槃經》宣說如來壽命、法身常住思想的契機。從第三章的分析可見，大乘《涅槃經》分別從敘述層的敘述者聲音及故事層的場景建構，在歷史的雙樹空間之上，建立新的敘事舞臺來演述新的涅槃思想。

大乘《涅槃經》搭建起新的敘事舞臺後，緊接著新的故事人物登場。本文第四章以人物敘事為線索，透過對比大、小乘《涅槃經》的出場人物與情節意涵的轉易，說明大乘《涅槃經》人物敘事的特色。首先，小乘《涅槃經》中已有的故事人物純陀，大乘《涅槃經》將最後供養者純陀的身分由在家弟子優婆塞改寫為大乘菩薩，並讓聲聞比丘自言無智發問而退場，創造一個僅有大乘菩薩能知能問的故事舞臺。至於兼具教法見證者與傳續者身分的侍者阿難，大乘《涅槃經》採取先隱後顯的敘事策略，在經文最後一卷讓阿難登場，保留其傳續正法的功能。安頓好小乘《涅槃經》原有的故事人物後，隨著聖弟子典範的轉移，付法物件的改變，能住持大乘佛法的菩薩紛紛登場。首先登場的迦葉菩薩，其名與小乘《涅槃經》中苦行第一的大迦葉相同，此「同名異義」

的敘事策略，降低來自佛教內部的質疑聲浪，增加讀經者對大乘《涅槃經》的接受度。自此開啟佛陀與眾菩薩輪番登場的說經舞臺，構成大乘《涅槃經》主要的情節內容，並於機鋒交錯間，宣揚如來法身常住的大乘涅槃新義。然而，以說法論理為主的大乘《涅槃經》，諸位「善於問答」的大乘菩薩，其人物形象多被題旨動機的優位性隱沒。但其菩薩稱號與經文主題的象徵關係，成為大乘《涅槃經》的另一種表義管道。

回歸大乘《涅槃經》的敘事宗旨，大乘以法身常住的理想佛取代色身入滅的歷史佛為大乘《涅槃經》重述佛陀涅槃故事的敘事動機，「如來色身示現，法身常住」則是大乘《涅槃經》詮釋佛陀一生的理論依據。第五章從「如來常住不滅」為中心，說明大乘《涅槃經》所建構的示現理論及其敘事策略，從義理建構、情節改寫以及時間類型來探討大乘涅槃對小乘《涅槃經》的承衍與改寫。

大乘《涅槃經》的敘述者建構如來方便受身的示現理論，試圖建立如來法身常住，色身滅度可共存不悖的立論基點。並運用佛陀人物語言的權威性及隨機設教的說法特色，來鬆動佛陀過去說法的普遍性，闡明聲聞教法的階段性，建立涅槃常住的圓滿性，完成小乘《涅槃經》與大乘《涅槃經》兩類經典的義理嫁接。另一方面，敘述者以佛陀的觀念視角為敘事原點，重述改寫小乘《涅槃經》的事件，建構新的情節脈絡，賦予不同的行為動機與主題意涵，將眾人耳熟能詳的佛教故實皆解釋為佛陀接引眾生的方便權現。

大乘《涅槃經》的色身示現說，可進一步細分出三個層次：一為佛陀示現無常身，佛陀一生從入胎、出生、成道至涅槃皆是佛陀視同凡夫的方便示現；二是佛陀示現變化身，大乘《涅槃經》中佛陀展現神通變化的書寫，並非無關宏旨的神化敘事，而是提

醒眾生佛陀依于常住法身故展現種種神通變化，此變化身正是連接色身與法身的隱喻征相；三是佛陀色身迴圈示現，佛陀此生是色身迴圈示現的其中一世，說明了佛陀久遠實成，且大乘《涅槃經》是過去諸佛所說法義，由此確立了大乘《涅槃經》的權威性。

從故事所表達的時間類型觀之，大、小乘涅槃的敘事時間與其法義哲理有著相互呼映顯的關係。小乘《涅槃經》所敘述的是歷史時空中佛陀般入涅槃的過程，敘述者安排阿難與波旬兩個引線人物，從情節安排解釋佛滅因緣，說明佛陀色身死亡之必然；另一方面，小乘《涅槃經》又加入佛陀以定止疾的禪定能力、地動放光的涅槃瑞應、佛棺忽現雙足等超乎異常的神通書寫，從人物行動說明證道者超越生死大限的可能。即便如此，小乘涅槃故事仍是在直線式的歷史時空中開展，佛陀的威德神力並未凌駕歷史時空，當佛陀應允波旬入涅槃後，死亡成為不可逆的必然結果。小乘《涅槃經》的佛陀仍是歷史中的、現實中的佛陀，其色身仍有老、病、死的現象，般入涅槃是有為生滅法中之必然過程。

大乘《涅槃經》則以佛陀色身示現的迴圈性時間取代直線性的歷史時間，顛覆小乘佛典中關於涅槃寂滅的既定論述，並以趨近凝止的敘事速度來隱喻如來法身超越時空的永恆常存。大乘《涅槃經》將佛陀涅槃時刻重置於神聖時刻的反復序列之中，以大乘永恆迴圈的時空，代替小乘《涅槃經》中不可逆轉的佛陀涅槃時刻，讓大乘《涅槃經》的敘事得以穿梭在歷史與神話的縫隙中，輔證如來常住不滅之理。現象界中色身入滅與實相界法身常存的矛盾，佛陀身行與言教的衝突加強大乘涅槃經敘事與哲理的悖反張力，讓讀經者在滅與不滅、死亡與常住的兩極中重新審思何為「涅槃」實相。

本論文第三至五章的安排從敘事外緣的場景建構，到故事中

人物身分與功能的改造，至最後示現理論的建構，亦可說是大乘《涅槃經》對小乘《涅槃經》由淺層的敘事性結構到深層的哲理性結構的改寫進程。由此可見，大乘《涅槃經》試圖在佛陀涅槃的故事框架下，透過從敘述層到結構層의改寫，將常住之教結合佛陀臨滅之說，建立有別於小乘涅槃意涵的大乘涅槃新學說。

最後，藉由大乘《涅槃經》在中土的流傳，說明大乘《涅槃經》其敘事策略所產生的解讀效應。大乘《涅槃經》於東晉末年傳入漢地，經過法顯、曇無讖、慧觀等人的傳譯再治，加上竺道生等人提倡涅槃佛性學說，大乘《涅槃經》與佛性學說在南北朝至初唐盛行一時。當時不少學者鑒於《涅槃經》記載佛陀入滅前的最後講話，兼併內容極富理想性，推尊為眾經之首，形成弘傳大乘《涅槃經》教說的涅槃學派。《涅槃經》中涅槃常樂我淨、如來法身常住及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等哲理思想，固然是大乘《涅槃經》得以廣弘於中土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不可忽略的另一個原因是經典中敘事結構與哲理結構的配合，佛陀臨滅時「最後之教」的敘事策略，結合涅槃常樂我淨「圓滿之說」的哲理教說，道與技的相輔相成，讓大乘《涅槃經》能在眾多判教理論中超越其他大乘經典，被視為佛陀最後的教說，躋身於「圓教」之列。而其他的判教學說在自尊其經的同時，也不得不特別解釋《涅槃經》的地位。